

如今复兴的老硬汉电影，连这样似有还无的儿女情长的戏码都欠奉了，剩下的仅是老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主持人:羊男

闷而不骚,不娱自乐。久居八卦暴风眼,擅长以理科生的逻辑思维解构娱乐圈。

硬汉不死,只是凋零

八卦|掌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这是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在1951年被解职后在国会大厦发表的题为《老兵不死》演讲中的一句名言,半个世纪以来曾被无数人引用。最近国内外大银幕上,《背水一战》《金蝉脱壳》《烈焰战场2》等动作大片轮番上映,阿诺·施瓦辛格、史泰龙、布鲁斯·威利几位老牌好莱坞硬汉用拳头与子弹奋力展示不灭雄风,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这句名言。

本来,这些在镜头前打了十几年、浑身是伤的老硬汉,已经因CG技术发展而兴起“反地心引力”式打斗的新潮动作片所淡出影坛。但是,生命中从来没有“服输”二字的他们怎会甘于就此被淘汰?“硬汉代言人”史泰龙振臂一呼,将各个时期的动作明星纠合在一起拍出《敢死队》,用拳拳到肉的真功夫以及几乎能从银幕飞溅而出的汗水血浆,向世界宣告“硬汉电影”的强势回归。

日前在国内上映的《金蝉脱壳》,67岁的史泰龙与66岁的施瓦辛格,两大好莱坞动作片之王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双雄联手。这两人曾互相讨厌了二十年,在好莱坞动作片鼎盛的黄金年代,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比,比谁在电影里杀的人多,谁的肌肉更发达,谁身上涂的油更多……看着银幕上这两位年过花甲的老硬汉抡起拳头、扛着机枪,在钢筋混凝土的高设防监狱中与那些年轻

小白脸真刀真枪地上演肉搏战,既有感动又是唏嘘。

硬汉电影中的感情戏向来是薄弱环节,基本套路是男主角大展雄风、快意恩仇,杀尽坏人后抱得美人归,女主角除了偶尔会出现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汉子之外,几乎都是走过场的花瓶角色,从头到尾只负责尖叫、包扎伤口以及宽衣解带,所谓感情互动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肉搏”而已。

古今中外的动作电影大多如是,仿佛是导演编剧生怕刚才还打得血肉横飞的铁汉镜头一转表现出你依我依的柔情一面,英雄气概会立马被削弱,令观众失望。不止是好莱坞,香港电影亦是如此,戏外堪称“风流情圣”的成龙一人戏就成了迟钝木讷的情呆,与花瓶女主角的感情交流还不如跟功夫搭档卢惠光。

如今复兴的老硬汉电影,连这样似有还无的儿女情长的戏码都欠奉了,剩下的仅是老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敢死队2》中,史泰龙与余男的一段“面瘫式”情感交流无比别扭,别说火花,连火星沫儿都没一点,反倒是施瓦辛格扛着枪来并肩作战时两人对视的那一眼还显得意味深长。在新戏《金蝉脱壳》中,两人相遇就以硬斗硬,之后施瓦辛格更是以各种自虐式的妙计助史泰龙过关斩将,文戏武戏一肩挑,彻底没有女演员什么事。

银幕上的硬汉永远打不死,但他们从未盛放的爱情,早已凋零。



“银幕上的硬汉永远打不死,但他们从未盛放的爱情,早已凋零。”

文/羊男

有多少离别可以重遇

节|操|何|在

不得不感慨科技的发达和交通的便利。清晨我家娘子还一动不动停留在昨夜的美梦里,而我已疾如闪电,坐在高铁里以近三百公里的时速,驶往北京。列车像一颗冷峻的子弹,穿过清冽的空气,穿过沉默的山川,穿过无数个熟睡者的梦境一路向北。可惜车上的我和其他乘客一样,完全无意感受这么诗意的奔驰和早晨。我们像一个个老年痴呆的患者,一脸麻木地打盹、发呆,读报或者刷新微博。

直到我读到一则新闻,心里才咯噔一下。泰国当地时间11月3日傍晚五点半左右,一艘自金沙岛返回芭堤雅的游船因故障沉没,近200人齐齐落水,虽经全力抢救,仍有6名游客遇难。

之所以我突然有触动,是因为时光如果往前推整一个月,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也在那条航线上的某条船里吹海风、看夕阳。每天来往于金沙岛和芭堤雅之间游客少说也有上万人。造物主只稍把时间的齿轮稍稍错开一格,那么溺亡在命运河流里的,就极有可能是你、是我,或者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某位我过去的老师也讲过一则故事。一小镇的居民信教甚笃。当地教堂有天请来了大主教,所有人都来听讲。但过了约定时间很久,大主教都未露面。这时神父出来告诉教堂里骚动的人群:有个坏消息,大主教的

心脏出了问题,随时停止跳动。不过好消息是有位神医可以为他做换心手术。需要一个人献出自己健康的肝脏。底下人闻言纷纷举手:我愿意!我愿意!于是神父拿出一根羽毛道:那就让上帝来选择吧,它落到谁头上谁就献出心脏。说完将羽毛丢在空中。只见羽毛飞呀飞、飞呀飞,足足飞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落定。因为每个人只要看到羽毛行将掉在自己头上,便抬头吸气,呼的一声将羽毛重新吹起。

这当然是个笑话,但足见人总是惜命的。只不过我们能看见飞在空中的羽毛,却看不见悬在头顶随时掉下的命运之剑。我们每天一如既往地出行,与家人像往常一样告别。但谁说的准呢,究竟有多少次离别可以重遇?

邻座鼾声停不住,轻车已过万重山。我怔怔地从新闻里回过神来,高铁已驶入河北境内。独在羁旅,又读到生死,难免感慨比平时多一些,所以别说我怕死和杞人忧天。其实细论起来,我们哪里是怕死啊,我们只不过是生有可恋。

我关上手机,突然想念妻子,交通便利的缺点便在此,它同时也加快了离别的速度。只几个小时,我便离她一千多公里了。过去我总是到哪里都尽量带上她,所以分别的机会不多。这次要独自北上六天,几乎是相识以来最长的分别。如果旅行一定要有收获,我但愿最久的离别后,也能收获最美的重逢。



“我们能看见飞在空中的羽毛,却看不见悬在头顶随时掉下的命运之剑。”

文/东土大唐

情人甲

书|影|音|情

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通常格局清晰,看片头曲和海报你就知道谁是男女主角,谁是配角,谁会永远是备胎,还有几个追求者将会被拉郎配成一对。世界似乎永远用定数不用人真的操心,即便是如萍短暂地和何书桓订婚,观众都能气定神闲地嗑瓜子:不用操心,依萍是女一啊。

美剧里就完全不是如此,这一季甲乙爱得正浓,下一季甲乙缘分刚到。没有太过明确的主角配角之分,谁都可能下一秒就出局,最近的港剧也开始借鉴这种架构,最起码前十集里看不出最终的情侣格局,你爱我我爱他一路错误搭配下去。

我是欢迎这种叙事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一场恋爱会无惊无险地通向大结局,你不知道自己在演主角还是配角。最近听到黄伟文写的《情人甲》,看得倒是透彻:“伟大情史,万缕万丝,牺牲几个人做引子,但谁又会知,担演主角之时,是当中哪一次。”

失恋的人想到这件事大概觉得悲哀,以为自己在演主角,是二人世界的浪漫故事,结束时掰着手指头一算,原来是个客串的路人甲。但是庞大的恋爱人际网络一铺开,就知道大家都是得有得有,你是自己故事的主角,最后跟你白头到老的是出场太迟的另一个主角,其他人也都是路人甲。



“我不太相信所谓“命中注定”的存在,试得足够多,找到最舒服的那一个。”

文/张自言

唯物质的婚姻

鸳|鸯|谱

厄普代克曾经这样描写所生活的城市:街边那些谦逊的石材建筑,鄙视着这城市日复一日的翻修和粗鄙无礼的平行停车。

为什么用这样的引用作为本次讨论的开头,除了单纯地想显示自己挺有文化之外,也想用这样的语境,对如今的婚姻模式从感觉上做一次渲染。

放眼人类进化史,从原始社会的母系,到奴隶社会的父系,再到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而今社会的一夫一妻;婚姻随着生产力的改变发生着变革。除了我们的文明不断提升,大众对伦理道德观的觉知,文学作品对爱的渲染,现实忠贞爱情的活例演绎之外,还有别的原因促使着变革么?

在原始社会对于那个资源匮乏,生存条件恶劣时期的人,繁衍和生存变得十分重要,种族要延续,需要集体生活共同抵御才能提高生存概率,这种关系结成的或许不能称之为婚姻,只是生存共同体,他们的关系紧密,因为稍不留神就会影响到“饭碗”,同时又脆弱,为了能生存今天可以委身与肌肉发达的某土著,明天也可以和善于攀岩的类猩猩家族一起繁衍。

封建社会比原始社会有大的进步,除了生存繁衍,婚姻引入了经济这个必要条件,媒婆们口中的门当户对,大约指的就是在经济条件下匹配的结合方式,婚姻是维系的已

经不是个人生存,而是整个家族的经济命脉,比如红楼梦中的“薛史贾王”错综复杂的人物嫁娶关系,利益攀附。不过真的让这部文学作品成为巨制,也是因为描述了纯真的爱情萌芽,故事中的人有人超越时空将爱情放在了第一位,苛求现代人的婚姻模式。

到了如今,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医疗水平的提升,“各种不孕不育专治”与“某富豪尝试代母生子”的新闻不绝于耳,大家有空也有精力重新审视爱情这个问题。

这个时期的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变得极端物质,经济被放在了第一位,不计较道德,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小三”“傍富豪”这样的字眼。另外一种则相反,坚持爱情至上。

我琢磨,看中物质的,如果步入婚姻,婚姻的长寿命可能高于把爱情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有经济利益在背后制约着你。如果爱情作为婚姻的第一动机,随时而来的问题是,爱情这么飘渺的东西,就连心理专家也说了,两个人之间真正爱情存活的时间不过三五年,如果爱情没了,维系婚姻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呢?有人提出经济,恩,可就是有一群高收入,高学历人存在,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负担自己的生活以及抚养孩子,那么维系婚姻的驱动力就这样又减少了。

不过,我需要提醒那些唯物质的女生们,有一天你拥有得越来越多,可是这些物质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的感觉越来越淡,你的婚姻越长,你就会越觉得孤独。☹



“我需要提醒那些唯物质的女生们,你的婚姻越长,你就会越觉得孤独。”

文/夏不安